

不配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24605173)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24605173>.

Rating:	General Audiences
Archive Warning:	No Archive Warnings Apply
Category:	M/M
Fandom:	声入人心 Super-Vocal (TV)
Relationship:	云次方 - Relationship , 郑云龙/阿云嘎 , 贝南 - Relationship
Character:	郑云龙 , 阿云嘎 , 贝纳颂龙 , 海南嘎
Stats:	Published: 2020-06-08 Words: 1457

不配

by [Lilyyyyysroom](#)

Summary

在冰天雪地里走太久的人，骤然凑近篝火，会皮开肉绽的。

Notes

贝南段子，没有后续。

刚结束一个音乐舞台综艺，看时间太晚，南南不好意思让贝颂的司机久等，带着服化就出来了，一路上所有人看见他都笑着喊哥，说“辛苦啦慢走”。他挨个笑着叫出灯光、场务、助理化妆师的名字，手拢在白色薄纱轻轻慢慢地挥，说“你也辛苦啦~拜拜~”。

地下停车场里等着他的是辆奔驰R400，顶配，和司机打招呼，道谢，说回公寓就好，他随后放松下来，让微微犯疼的腰陷入真皮座椅，路边旖旎的灯火透过窗户映在他的脸上。

贝颂很忙，整个公司的人指着他养活，他聪明，懂得多，说流利的英语和法语。一天从早到晚地开会，好容易回家一起吃晚饭，又免不了要接助理的电话，嘴里说的策划案、招标计划也是南南插不进嘴的话题。

到家，哦不，贝颂送给他的公寓后，南南惫懒地脱掉演出服走进浴室卸妆、洗漱，房里很安静，录制了一天他没有吃饭，就顺势当作在减肥。

关掉灯，他安安稳稳地躺在床上，入睡的前一秒，少年时期家庭陡生变故养出的理智和忍耐悉数褪去，他终于轻轻叹了一口气，随后掉进乏味的黑暗之中。

美梦向来是轮不到他的。

没有人教过南南，爱人和被爱并不是天平称重。

贝颂外表英俊、做事稳重，嚯老大一个公司负责人，看上他这个十八线小歌手还额头冒着汗脸通红地过来问：“我上周看见你没来得及打招呼，能认识你一下吗？”

加一分。

哪怕是听到他似笑非笑地说“我不谈恋爱，你包养我吧”，贝颂也只是愣了一下，点头说好，有好资源送过来让他挑，有些流量大但惯爱作妖的节目还会替他挡下来。

加两分。

明明是生意，贝颂花了大把的钱，还是一本正经当恋爱谈，看见人做饭了就抢着去洗碗，发现他腰疼了，哪怕欲火正炽也立马翻下床去浴室手动解决。

加三分。

……

要不是拿了钱，他怎么敢呆在这个人旁边呢？

期待甚至欣喜地和他上床，每天清晨给他一个吻，喝醉了难受认真地照顾他，公司事情多熬通宵的时候给他做点夜宵，来回飞累病了发个脾气要人推掉应酬好好休息，这些举动都那么理直气壮，幸好是生意，他才敢放心大胆地扮演他的情人。

但情人是情人，他们之间的距离不是在一张床上躺久了就会消弭的，贝颂最近在忙非常大的招标，但半夜三更回来还是从背后抱住他亲一口才沉沉睡去，说着：“忙完了这阵咱们就一起出去度个假，早晨起来去看你想看的音乐剧，下午你在海滩上发呆，我在海滩上睡觉，好不好？”

好，怎么不好。

贝颂的家族大，亲戚人蠢手黑，明面儿拼不过就收买总秘老李偷标书，南南跟在人身后往地下停车场走，一边活动筋骨一边解扣子。

天上掉下来的升职加薪的机会，不把握的是傻瓜。

今天又是录节目结束就立刻赶过来，贝颂好几天没见了粗个嗓子撒娇，说要他来接人下班，白色的细纱罩着瘦削挺拔的身体，嘴唇都是造型师给涂得亮晶晶的粉色唇蜜，浑身上下就是大写的“蜜”罢了，也难怪贼头贼脑的老李看了他都不怕呢。

他也不废话，扑过去摁着人胖揍了一顿，踩着后背把标书抢过来翻了翻，细节他看不懂，但至少检查有没有缺漏，再浑身上下口袋摸了个便，手机直接踩断，电脑打开摁了强制关机，和标书一起收到一边准备带回去给贝颂查。

老李趴在地上呼哧呼哧喘气，嘴里骂的不干不净，他听了就是笑，伸手把他脸往地上按。

开玩笑，他十三岁学跳舞，整天整天的训练，流过不知道多少汗，闲了和艺校外面堵着要钱的小混混打的架数都数不清，刚出社会前几年托着一百斤的大姑娘好几个小时、全年无休地跳了好几年，坐办公室打打字去健身房滋儿哇儿乱叫的注水肌肉还敢和他拼？

看差不多了他走到一边掏出手机给贝颂打电话，然后就听见贝颂火急火燎地往外跑，嘴里还一个劲儿说：“你得小心”、“标书再重要也没你重要”，他未免耳热心跳，正要挂电话，从后视镜里却看见眼镜歪了嘴角肿了的李秘书从车尾厢摸出把刀冲过来。

在这种关头，他却走了神——

贝颂对他太好了，他不仅有一颗真心，还有钱权名利，这一个个砝码赤诚热烈地砸下来，

可他只是个俗人，不免鄙薄自己的爱情。

利刃泛着冷光已经近前，他往旁边躲，却也只躲了一点点。

“南南！”

他听见又惊又痛的怒喊。

他太俗了，这次的事，小小的“恩义”和“愧疚”，是不是，是不是显得我们没那么不配？

End.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